

一个大国的 崛起与崩溃

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uperpower

中册

沈志华/主编

★ 具有93年历史、执政达74年的超级大党一瞬间瓦解了!

★ 领导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半世纪的超级大国神话般消失了!

★ 悠久与短暂,强盛与虚弱,历史的变换究竟说明了什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解説

A horizontal color bar consisting of a series of colored squares arranged side-by-side, showing a smooth transition from dark gray on the left to light yellow on the right.

Digitized by srujanika@gmail.com

A horizontal color bar consisting of a sequence of colored squares. The colors transition from dark purple on the left to black, then to a light gray, and finally back to dark purple on the right. This pattern repeats three times across the bar.

www.scholarship.org.uk

一个大国的 崛起与崩溃

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uperpower

沈志华/主编

中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 录

上 册

绪论 写一部实证性专题苏联史 沈志华 / 1

历史性的转折：1917年俄国革命 姚 海 / 11

- 一 俄国革命的根源 11
- 二 自发的二月革命 26
- 三 布尔什维克革命理论的转变 42
- 四 布尔什维克与七月事件 53
- 五 走向武装夺权的十月 67
- 六 苏维埃政权与立宪会议 75

政治危机中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

- 喀琅施塔得事件始末 朱小萍、余伟民 / 92
- 1921年春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 93
-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 97
- 苏俄政府对事变的反应 107
- 俄共（布）十大的决策 114
- 无情的镇压与惩罚 116

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十字路口

——新经济政策研究 (1921 ~ 1929)	郑异凡 / 128
一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	131
二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142
三 围绕新经济政策的争论和斗争	162
四 新经济政策的阻力和终结	176

苏联官册制度与干部状况 (1923 ~ 1929) 黄立茀 / 189

一 苏联“等级官员名册”制度的创建	190
二 官册干部制度的运行及干部队伍的变化	197
三 领导干部的腐败、惩治与腐败回潮	209
四 结论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20

1920 ~ 1930 年代苏联领导干部住房问题研究 张丹 / 223

一 住房公社：干部与群众住房差距初显	227
二 独户住宅：干部与群众住房差距加大	235
三 别墅：普通百姓难以企及的世外桃源	248

由对抗到承认：1917 ~ 1933 年的俄美关系 沈莉华 / 256

十月革命后俄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258
颠覆红色政权的武装干涉	262
人道主义与政治动机相结合的饥荒援助	268
世界性经济危机与峰回路转的苏美关系	277
罗斯福的转变与美苏建交谈判	285

苏联 30 年代大清洗

——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悲剧内幕	徐天新 / 296
一 危机出现和大清洗的序幕	302
二 基洛夫遇刺事件与大清洗的开端	311
三 “叛国案件”审判与大清洗的高潮	318
四 对党政军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	338
五 大清洗运动的尾声及其严重后果	353

古拉格：苏联强制劳动经济体系的形成	李庆华 / 362
强制劳动体系建立的理论基础	364
古拉格强制劳动经济体系的建立	380
结束语	398

中 册

悲剧是这样诞生的

——“卡廷事件”与战前苏波关系	吴伟 / 401
苏联对波兰战俘最初的处理措施	401
对波兰战俘的关押和使用	407
苏联对所占波兰领土的处理	411
分类处理后在押的波兰军官	417
苏芬战争和贝利亚的指令	424
战俘营情况通报与“减轻负担”建议	428
处理战俘范围的扩大和政治局决议	433
“减轻负担行动”和“卡廷事件”	438
中断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	444

大迁徙：苏联的特殊移民政策及其后果

师建军 / 450	
一 关于特殊移民的基本概念	452
二 特殊移民政策的两个发展阶段	459
三 特殊移民问题的解决	486
四 特殊移民政策的后果和影响	498

放弃“世界革命”：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

沈志华 / 513	
共产国际的解散势在必行	514
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双重考虑	518
斯大林突然决定解散共产国际	523
解散共产国际并非一场骗局	529

重归集体农庄：40年代苏联农业政策的调整	王 洋 / 535
一 战争期间集体农庄中个人经济的发展	537
二 战后初期政府对集体农庄的强化	548
三 货币改革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556
与西方合作：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	
(1944 ~ 1947)	沈志华 / 568
“联合政府”政策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569
“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方势力范围内的实施	573
“联合政府”政策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实施	578
斯大林“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及其原因	585
战后初期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演变	
——对苏捷关系的个案考察	吕雪峰 / 595
一 1943年苏捷条约的签订	596
二 斯大林在捷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607
三 苏联禁止捷参加马歇尔计划	622
四 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	634
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	
.....	董 浩 / 651
一 战后对朝鲜托管政策的提出与苏联的反应	653
二 对朝鲜托管政策的确立与苏联占领北朝鲜	658
三 联合委员会与苏联对托管政策的坚定立场	669
四 简短的结论	679
解禁的历史叙事：苏联核计划与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	
(1945 ~ 1949)	刘玉宝 / 681
一 战前苏联物理学家的努力	682
二 二战期间苏联政府的推动	689
三 战后发展核武器的全民总动员	698

对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原因的历史考察	肖　瑜 / 722
一 战前苏联敌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原因	725
二 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与莫斯科的接触	727
三 苏联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形成	732
四 苏联对以色列的援助和支持	744
五 苏联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原因	751
悲剧的产生：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命运	宋永成 / 756
一 战争洗礼：犹委会在卫国战争中的诞生及其作用	757
二 时乖命蹇：苏联国际战略的转变与犹委会的命运	761
三 两难抉择：以色列建国及其对犹委会的致命影响	769
四 大难临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审判始末	780
五 结束语	794
摇摆于国共之间：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1945 ~ 1946)	沈志华 / 797
一 斯大林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799
二 斯大林左右逢源与中共独占东北的决心	807
三 苏联从东北撤军与中国内战的开启	819
简短的结论	827
下　　册	
难以做出的抉择：对苏联空军投入朝鲜战争的历史考察	
沈志华 / 829	
斯大林承诺将调用苏联空军	830
莫斯科并不急于让中国出兵	834
金日成期待来自国际的空军援助	837
毛泽东急于出兵援助朝鲜	841
斯大林拒绝为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	846
苏联空军飞越鸭绿江投入战斗	852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	柳 植 /	857
赫鲁晓夫路线在二十大的阐释与确立		859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准备过程		872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886
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与苏共中央的收缩		901
 文学的“解冻”		
——20世纪俄罗斯文学曲折发展的一个解扣	柳 植 /	917
一 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的再辉煌		918
二 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		921
三 文学的“解冻”及其在俄罗斯文学发展中的地位		940
四 文学“解冻”的原因与苏共文学政策的教训		954
 发出不同声音：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 郭永胜 / 962		
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国际背景		967
二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缘起及经过		980
三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私下出版物		997
四 党和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和措施		1007
结语		1018
 勃列日涅夫主义与苏联侵捷 叶书宗 / 1028		
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出现		1028
冷战格局下的东欧及其变化		1032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1035
苏联对捷改革的反应和干预		1038
苏军对布拉格的武装占领		1044
 “分离”还是对峙？		
——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关系研究	戴桂菊 /	1053
东正教官方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1054
东正教地下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1063
东正教境外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1067
东正教民间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1073

结论	1078
苏联文化政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	马龙闪 / 1082
十月革命初期到 20 年代苏联的文化政策	1083
斯大林文化管理模式的确立	1090
“解冻”与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化政策	1103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文化政策的演变	1109
公开性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文化政策	1115
从修补到重构：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形成、 发展与实践	左凤荣 / 1120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最初内涵与实践	1124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转向及其目标	1135
苏共党内在“新思维”实践中的分歧与斗争	1145
分崩离析：民族问题的总爆发与苏联解体	左凤荣 / 1158
沉重的历史包袱和民族问题总爆发	1161
戈尔巴乔夫对民族矛盾估计不足	1170
苏共中央对民族冲突事件处置不当	1174
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迈出了第一步	1190
俄罗斯民族分离主义给联盟的最后一击	1198
作者简介	1207

悲剧是这样诞生的

——“卡廷事件”与战前苏波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吴伟

1939年9月17日，苏联继德国之后出兵侵入波兰。苏军在兵力上的优势和波兰腹背受敌的处境，使苏联在波兰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仅用十天时间就达到了消灭波兰国家，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的既定目标。苏联在波兰的军事行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两个迫切问题，一是需要处理大量的波兰战俘，二是怎样把所占领土彻底变成苏联“合法”的组成部分。这两个问题之间既互相影响，又有一定的联系。以前由于苏联档案材料的限制，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过程并不很清楚。在对近年来解密的档案进行研究之后笔者感到，它们的解决并不完全是某个人意志的结果，更主要的还是苏联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作用的结果。

苏联对波兰战俘最初的处理措施

应当说，苏联对战俘问题从一开始就有过考虑。就在出兵当日，贝利亚致信莫洛托夫，转达了红军总参谋部提出开设8个战俘接收站和两个分配站的请求，同时建议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押解部队负责战俘接收站和分配

站的守卫和解运工作。为此他请求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国防委员会通过关于将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押解部队转入战时状态并实行动员的决议。^① 次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国防委员会根据贝利亚的建议通过的决议，自9月20日起，白俄罗斯、乌克兰特别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的押解部队转入战时状态。^②

9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出台了处理战俘问题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组建一个专门负责战俘事务的机构——战俘管理局。彼·卡·索普鲁年科少校被任命为战俘管理局局长，谢·瓦·涅霍罗舍夫为该局政委，伊·伊·霍赫洛夫、约·米·波卢欣为副局长。根据随后制定的战俘管理局条例，它“直接领导战俘营的组建及对战俘的配置、接收、登记、关押和使用战俘劳动，制订战俘接收站、战俘营的条例，颁布战俘营关押及内部规章制度的细则和指示。”^③

战俘管理局在俄罗斯联邦的奥斯塔什科夫、科泽利斯克、尤赫诺夫、普季夫利、奥兰、尤扎，乌克兰的科泽利相斯克、旧别尔斯克共设立了8个关押营。每个战俘营内部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各部门的职能等，在9月23日颁布的《战俘营条例》中做出了规定。

在战俘营的机构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特别科。它的职能是对战俘实施肃反工作。贝利亚在批准成立战俘管理局的命令里，特别强调了要在各战俘营开展肃反工作。9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给各战俘营特别科下发指示，要求他们在对战俘进行登记时，要建立专门的战俘间谍案卷和侦察案卷，“对进行反苏活动、有间谍活动嫌疑、与波兰社会党、毕苏斯基分子、国民民主党分子、社会民主党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反革命政党和组织有联系的战俘，以及所有军官，都要建立履历案卷，这些案卷要登记在一个专门的簿册里。”特别科还应每月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和第一专门处提交业务报告，说明战俘营中关押战俘数目，其中军官数、宪兵、国家安全机构工作人员各有多少，以及建立履历案卷数量、获得的谍

^① 8个战俘接收站分别设在日特科维奇、斯托尔布齐、季姆科维奇、拉多什科维奇、亚尔莫林齐、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舍佩托夫卡、沃洛奇斯克等地。两个分配站是科泽利斯克和普季夫利。

^② Костюшко И. И. (Ред.) Материалы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 - ВКП (б) по вопросу советско-п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923 - 1944 гг., М.: Логос, 1997, с. 94.

^③ Костюшко И. И. (Ред.) Материалы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Политбюро, с. 74, 75.

报数量、招募的暗探和情报员数量、被逮捕的人数有多少。^① 可见，从一开始，战俘营中的这个机构就被赋予了特殊使命。

按照上述各营规模计算，至 10 月下旬，8 个战俘营最多能关押 68000 名战俘，这与前线部队实际俘获的战俘数量相差甚大。这种情况，势必给战俘营的接收和管理工作造成巨大压力。另外，根据贝利亚 9 月 19 日的命令，各战俘营的展开要用 10 天左右的时间，如果再加上组建战俘营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实际问题和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延误，各战俘营能否在规定的时间准备就绪，都还是问题，这与苏军在波兰境内的迅速推进形成了强烈反差。它将给战俘营初期的战俘接收和管理工作带来诸多影响。

前线部队很快发现他们面临着由于战俘人数巨大而带来的种种问题。9 月 21 日，副国防人民委员库利克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报告，由于没有准备好接受如此大量的战俘，部队无法向他们提供食物；另外，押送和看管战俘也牵扯了部队大量人力。“部分战俘由铁路从斯坦尼斯拉沃夫送往古夏京，但大部分已跑散回家”。对此他建议“政府应发出指示，将那些被俘的乌克兰籍和白俄罗斯籍俘虏在登记后遣散回家……”^② 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拉·福·察纳瓦也向莫斯科报告：“西部各地区聚集了成千上万逃离前线的士兵，挤满了街道，靠行动小组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把他们隔离起来。红军部队没把他们当成战俘抓起来，结果，谁也没有对他们进行审查，波兰士兵到处自由走动。”^③

库利克的建议，反映出前线部队对短时间内俘虏这么多战俘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就地释放部分战俘也不失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因为，如果在作战与看管战俘之间权衡，常理上毫无疑问要优先保证前者。9 月 23 日，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回复库利克，基本同意了他的建议：“被俘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农民如果能够出示文件，证明他们的确是被波兰人征召入伍的，可以将他们释放。”^④ 但是此举却立即遭到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列·瓦·梅赫利斯的质疑。他在 9 月 24 日给斯大林

^① Костюшко И. И. (Ред.) Материалы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Политбюро, с. 76, 77.

^② Костюшко И. И. (Ред.) Материалы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Политбюро, с. 83.

^③ РГВ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во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ф. 33987, Оп. 3, д. 1213, л. 197.

^④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Пленники необъявленной войны, Россия, XX век,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1997, с. 16.

的信里，描绘了大量被遣散的战俘堵塞了几乎所有道路的情景，并说其中许多人企图前往由德国人占领的地区，其中混杂了不少军官和警察。^① 看来梅赫利斯的信对斯大林起到了作用，因为第二天伏罗希洛夫又下达了一道命令，撤销了两天前释放农民战俘的命令。这样，分流战俘这一途径被堵死了，数量众多的战俘在短时间内涌向苏联境内几个刚刚成立的战俘营。十几天内，一些战俘营接收的战俘接近了计划规定的容纳数额^②，另一些则大大超过了原定数额。^③

尽管展开各战俘营的命令在9月19日就已下达，但各战俘营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完成，或者更确切地说，各营所做的准备在大量涌人的战俘面前变得捉襟见肘，难以应付了。这就直接导致了各战俘营接收工作的被动与混乱。到9月底，普季夫利战俘营的战俘囚舍“还是用木板建的，缝隙没有堵塞，没有天花板和炉子”；“营内没有消毒室，战俘没有内衣”；更严重的是，由于调拨单没有发下来，“战俘的正常饮食没有安排好”。建在岛上的奥斯塔什科夫营，由于没有与岛外的电话联系，汽艇用油无法保证，因而“物资供应已经中断”；维修战俘囚舍的材料如木板、油毡、钉子等均告缺乏；全营尚缺8000条床垫，只能由国家调拨，因为“在本地组织缝制这么大量数的床垫既不可能也无材料”。^④ 科泽利相斯克营内的许多建筑物“呈半损毁状态，窗户上没有玻璃，房顶漏水，连通铺都无法架设”，就是这样的住房也只能安排一半的战俘，另一部分战俘或是睡在夏季帐篷里，或是被安置在猪圈里。^⑤ 尤赫诺夫营的许多战俘不得不在3℃~7℃的气温下，“住在凉台上、马厩里、窝棚里”，甚至“许多人连一个坐的地方

① РГВА, ф. 37977. Оп. 1, д. 161, л. 80.

② 据各战俘营上报的材料，科泽利相斯克营计划10月1日前接收10000人，到10月3日已有8843人；旧别尔斯克营计划接收8000人，10月14日已有7045人，11月16日达11262人；奥斯塔什科夫营计划10月1日前接收10000人，9月30日已有8731人，但分配站还要往这里送5000人。只是在营领导人一再坚持下，这批战俘才被转送其他营地。到10月29日该营已有12235名战俘。*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109。

③ 尤扎营原定到10月25日才能接收6000人，但在10月1~4日这里的战俘多达11640人；奥兰营原定只能容纳4000人，10月1~3日实际接收了7063人。*ЦХИДК*（历史文献收集保管中心），ф. 1/п, оп. 2е, д. 2, л. 242。

④ *ЦХИДК*, ф. 1/п, оп. 2е, д. 2, л. 106 – 107, 108.

⑤ *ЦХИДК*, ф. 1/п, оп. 2е, д. 2, л. 158 – 162.

都很难找到”。^① 为了解决住宿问题，一些战俘营因陋就简，提出搭建 3 层和 4 层床铺，索普鲁年科无奈之下同意在房间空间允许的地方制作 3 层床铺。^②

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如何处置大量波兰战俘问题需要苏联领导人立即作出决定。10月1日，一个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牵头的委员会讨论了战俘问题。显然，在讨论中有人认为库利克曾提出的、一度得到伏罗希洛夫赞同的遣散士兵战俘的建议，在目前情况下不失为缓解战俘营压力的有效办法。在由这个委员会成员贝利亚和梅赫利斯会后联名向斯大林提交的报告里，建议对战俘进行分类处理。他们把战俘基本分成 6 类，并作出不同处理：对居住在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的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及其他民族的士兵战俘，予以遣散回家；留下 25000 名战俘修筑沃伦斯基新城—科列茨—利沃夫的公路；故乡被划归德国的波兰领土上的士兵战俘暂时单独关押在科泽利斯克和普季夫利战俘营，待与德国人谈判解决了他们的遣送问题后再送其回家；为被俘军官建立单独战俘营，中校到将军的军官以及军政要员，关押在沃洛格达州扎奥尼凯耶营，其余军官关押在尤扎营；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单独关押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对拘留的近 800 名捷克人，以被拘留者身份一直关押至英、法与德国的战争结束，其中军官应单独安置；关押他们的是旧别利斯克战俘营。^③

从保留下来的原始档案上可以看到，斯大林作了几处批改。其中对捷克战俘的处理，他批改为：“释放，但每人都应立下字据，不同苏联作战”；在波兰军官战俘营的安排上，他改为“安置在南方（旧别尔斯克）”。^④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第二天根据上述报告和斯大林的批示，通过了相应的决议。^⑤ 又过了一天，苏联人民委员会也做出了相同

^① ЦХИДК, ф. 1/п, оп. 2е, д. 3, л. 5 – 9.

^②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109.

^③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117 – 118.

^④ РГВА, Ф. 3, Оп. 5, Д. 615, Л. 228 – 230。到 10 月底，处理捷克战俘的工作基本完成。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统计，635 名被拘留的捷克人中，553 人希望经过罗马尼亚去法国，82 人愿意去罗马尼亚。所有人都签字保证不在居住地参加反苏战争。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404。

^⑤ Костюшко И. И. (Ред.) Материалы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Политбюро, с. 94 – 95.

的决议。^① 同日，贝利亚按照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下达了执行命令。^②

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是苏联处理波兰战俘问题的一份重要文件。它集中体现出苏联政治制度的特征，反映了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态度，是苏联出兵波兰目的的延伸。文件中虽然没有提出是本着“阶级原则”对战俘进行分类的，但这一原则通过在军衔上的区分得到了曲折的反映。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下，对特定的社会群体进行分类和对人们的政治属性予以界定，往往首选使用“阶级原则”。尽管这一原则本身并不具备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准确合理区分和界定的功能，但仍然被苏联政治家们用来作为解决复杂问题的“合理”办法，而且是很“有效”的办法。在决定释放哪些战俘和不释放哪些战俘时，对苏联领导人更有意义的，不是军衔上的差别，而是阶级上的差别。伏罗希洛夫在9月22日回复库利克时，在允许遣散的对象前特意强调“被俘的农民”，有其特定的内在含义。这种含义在当时的苏联几乎人人都清楚明白。因此，梅赫利斯并不是一概反对遣散这类波兰战俘，只是担心一些军官和其他人假冒“被征召来的农民”脱逃。可以说，到这年11月中旬被遣返回家的42400士兵战俘，某种意义上不是因为他们比那些被留下来的战俘表现“好”，而是在一种特定的政治体制下，他们成了“幸运儿”。相反，那些被留下的军官和军政要员最终成为一起悲剧事件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们全都表现出特别仇视苏联和苏维埃制度，而是成了同样政治制度下一种教条的政治理念的牺牲品。

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看法以及根据这一看法确定的出兵目的，都把波兰国家作为一个异己的对立物，放在了要消灭的位置上。在苏德两国合作共同瓜分、占领了波兰领土之后，除了先在巴黎、后在伦敦组成了流亡政府外，可以说波兰国家从形式上已不复存在。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为了彻底消灭这个国家，占领其领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打碎其原有的国家机器也非常重要。而军队、警察、监狱系统，正是每一个国家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是保护该国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在苏联领导人的意识中，军队、警察、司法系统和国家机构中的高级领导和官员，是贯彻统治阶级

^① РГВА, ф. 5446, Оп. 57, Д. 65, л. 84 – 85.

^②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120 – 122.

意志的核心，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中坚力量。消灭了这部分人员，无异于打断了支撑国家机器的“脊梁”。波兰的情况也不例外。自十月革命后，苏联领导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波兰统治阶级历来是仇视苏维埃国家的；波兰军队的军官、警察、司法系统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员，都属于统治阶级范畴，或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过程中，与其达成了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对苏联来说，他们的危险性要比普通居民大得多。如果把他们与普通士兵一道释放回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只能给那里正在进行的“苏维埃化”社会改造，增添麻烦与阻力。

由此可见，对波兰战俘的最初处理，受到了苏联特定的社会政治观念的影响，这种政治观念并不仅仅属于某一个人，或是苏联领导层，而是成为教条式的行动指南。就处理波兰战俘而言，这种政治观念决定了波兰战俘的命运，并造成了他们之间巨大的差别。因此，谈到波兰战俘的处理，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以往人们更多地关注发生在波兰战俘中的悲剧本身，并把责任简单地推到斯大林个人身上，而疏于研究这一悲剧与苏联的政治制度、基本的政治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看不到这一悲剧只是苏联在处理波兰战俘上产生的结果之一，而不是它的全部。也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对导致悲剧的真正原因有更深刻的认识。

对波兰战俘的关押和使用

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39 年 10 月 2 日的决议而对战俘进行的分类处理，到 11 月下旬基本告一段落。如前所述，遣返居住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士兵战俘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释放捷克战俘的准备工作，苏联方面在 10 月底就已完成，但被释放的捷克人要求进入罗马尼亚时，罗马尼亚政府并没有马上发给他们签证。直到 1941 年春，签证问题才得以解决。^①

对居住在由德国占领地区的波兰战俘的遣返和从德方接收部分波兰战俘的工作，也从 10 月中旬开始启动。10 月 11 日，贝利亚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建议，“将居住在原波兰的德国部分的全体被俘士兵约 33000 人，在

^①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404.